

血与星光的时代

Days of Blood and Starlight

[美] 莱妮·泰勒 Laini Taylor 著
叶品娟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血与星光的时代

DAYS OF
BLOOD AND STARLIGHT

Laini Taylor

[美]莱妮·泰勒 著

叶品娟 译

Days of Blood and Starlight by Laini Taylor

Copyright © 2014 Laini Taylo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Hachette-Phoenix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Published with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5) 第141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与星光的时代 / (美) 泰勒著; 叶品娟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10

书名原文: Days of Blood and Starlight

ISBN 978-7-229-10137-4

I. ①血… II. ①泰… ②叶…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40796号

血与星光的时代

XUEYU XINGGUANG DESHIDAI

[美] 莱妮·泰勒 著

叶品娟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特约策划: 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 (北京) 有限公司

出版监制: 王舜平

策划编辑: 于然

责任编辑: 王春霞

特约编辑: 王怡翊

责任印制: 杨宁

营销编辑: 刘菲

装帧设计: 仙境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49千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特别献给吉姆

从前，
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紧握住一根许愿骨。
咔嚓一声脆响，许愿骨一分为二，



世界也从此一分为二。

1

桥上的女孩儿

五月初，灰沉沉的天空笼罩在宛如童话故事中的屋顶上方，全世界都注视着布拉格这座城市。数颗人造卫星肩负起侦察查理大桥的任务，以防那些天外来客们再次降临。这座城市从前也发生过不少怪事，却绝对比不上这件事怪异。至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视频来证实一件怪事，或者说利用它大做文章。

“请跟我说你想撒尿。”

“什么？不，不，我不想撒尿。问都别问。”

“哦，求你了。要是我自己能行的话，就自己来了，可惜不行。我是女生啊！”

“我知道，生活就是这么不公平。可是，我还是不想为了你而朝卡鲁的前男友身上撒尿。”

“什么？我可没让你这么做。”苏珊娜貌似通情达理地辩解，“我只想请你把尿放进气球里，我就能把气球扔到他的身上。”

“哦。”米克假装考虑了一秒半钟，“不行。”

苏珊娜气呼呼地说：“得了吧，你明知道他活该。”

他们说的进攻目标——卡兹，此刻就站在十英尺远的地方，接受一个国际新闻团队的采访。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接受采访了，甚至不是第十次。到底是第几次，苏珊娜都记不清了。这一回，他让记者在卡鲁以

前居住的公寓大楼门前的台阶上进行采访，此举无疑惹恼了苏珊娜。因为这个地址无须登报，就已经引起了警察和安全机构足够多的注意。

卡兹正忙着利用“桥上的女孩儿”之前任男友这块招牌，使自己一举成名。卡鲁在布拉格上空大战天使的事迹令全世界瞩目，之后便被冠以“桥上的女孩儿”这个称呼。

“对于天使，”那位年轻漂亮的记者低声问道，“你早就知道些什么吗？”这位记者虽然年轻漂亮，却是一副常见的模式化电影中的暗杀者形象。

卡兹笑着说：“什么？你是说他们真的是天使，还是说我的女朋友与天使为敌？”苏珊娜早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招，不由得跟着他假笑起来。

“前女友而已。”苏珊娜起哄道。

“我想，这两层意思都有吧。”那位记者也笑着说。

“不，都不对，”卡兹回应，“卡鲁向来都是神秘莫测的。”

“比如说？”

“哦，你都不会相信她做事有多么隐秘。我是说，我根本不清楚她是哪国人，就算她真有姓氏，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

“难道你都不在乎吗？”

“当然不，这么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女孩儿，这样难道不是很酷吗？她总在靴子里插一把匕首，会说各种语言，喜欢在素描本上画怪物——”

苏珊娜大嚷：“说说她是怎么把你从窗户扔进去的！”

卡兹故意忽略她的话，但记者还是听到了，便问道：“真的吗？她弄伤你了吗？”

“哦，这可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他发出迷人的笑声，“还好，我没有受伤。那是我的错，我吓了她一跳，不是有意的，而她似乎刚与人打斗过，神经还紧绷着。当时她浑身是血，光着脚站在雪地里。”

“太刺激了！她告诉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苏珊娜又喊起来：“没有！因为她正忙着把他扔到窗户里。”

“实际上，是从门那里扔进去。”卡兹辩解道，他瞥了苏珊娜一眼，

指着身后的玻璃门补充道，“就是那扇门。”

“这扇门，就在这里？”记者很兴奋，伸出手抚摸那扇门，仿佛它意义非凡——似乎那扇被卡兹这么一个蹩脚演员撞坏、换过玻璃的门对这个世界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求你了，好吗？”苏珊娜问米克，“他就站在阳台下面。”苏珊娜有卡鲁公寓的钥匙，这次真派上了用场：在调查人员染指卡鲁的素描本之前，苏珊娜就悄悄地将它们从公寓里搬走了。卡鲁原本希望她住在这里，现在被卡兹这么一闹，这个地方就像是有马戏团刚刚造访过似的。“瞧，”苏珊娜向上指着，“气球会直接落到他的头上。啊，你都已经把茶全喝光了！”

“不要！”

记者探身靠近卡兹，神色诡秘地问道：“那么，她现在在哪里呢？”

“开什么玩笑？”苏珊娜低声说，“就好像他知道似的。好像他没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宣扬出去，只为卡鲁守口如瓶一样。”

卡兹站在台阶上耸了耸肩道：“我们都看见了，她飞走了。”他就像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似的摇摇头，然后直视镜头。他实在不配拥有这副俊秀的面孔。卡兹的所作所为让苏珊娜着实希望，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美貌便会消失。“她飞走了。”卡兹重复道，还故作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他把接受采访当成是在演戏，一遍遍地演出相同的戏码，仅根据记者的提问加点即兴小表演，实在太老套了。

“你知道她可能会去哪里吗？”

“不知道。她总是突然闪身离去，失踪几天，也不说去向，然后一身疲惫地回来。”

“你觉得这次她会回来吗？”

“希望能回来。”他再次含情脉脉地凝视着镜头，“我想她，你知道吗？”

苏珊娜像是强忍着痛苦似的，咬牙切齿道：“哦哦，快点儿让他闭嘴！”

卡兹非但没有闭嘴，还转头对记者说：“这件事唯一的好处就是，我能把那种渴望、那种迷茫的感觉用到我的作品里。它肯定能激发出我更

为丰富的表演。”言下之意是：我们别再谈卡鲁了，快来说说我吧。

记者果然上钩了，柔声问道：“这么说，你是个演员？”

苏珊娜实在看不下去了，她对米克说：“我要上楼了。你赶紧存上点‘膀胱茶水’，我会让它们派上用场的。”

“苏苏，你要……”没等米克说完，苏珊娜已经大步离开了。他只好跟上。

三分钟后，一个粉色气球从楼上掉下来，不偏不倚地砸中了卡兹的头。他还得感谢米克，因为溅了他一身的不是“膀胱茶水”，而是香水。几瓶香水和小苏打混在一起，变成了黏稠的液体。那些东西不仅粘住了卡兹的头发，还刺痛了他的双眼，他脸上那丰富的表情实在有趣极了。苏珊娜之所以能够看到卡兹当时的表情，是因为电视台还是播出了那些画面，尽管不是现场直播。

这次采访播放了一次又一次。

苏珊娜胜利了，心里却空荡荡的。她一次次地拨打卡鲁的电话——大约八万六千四百次——每次都被直接转到语音留言信箱。苏珊娜知道卡鲁的手机没电了，她最好的朋友消失了，有可能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她一遍又一遍地看惊愕的卡兹顶着满头香水糍糊和粉红色气球碎片，仍然无法填补内心的失落。

如果换成尿液，或许能开心点。



灰烬与天使

当天晚上，乌兹别克斯坦上空。

位于空中的时空转换口是一道狭长的裂缝。风从裂缝里径直刮进刮出，发出类似口哨一般的嘶嘶声。透过那道裂缝，从这个世界可以望见另一个世界。天使阿吉瓦顺着狭长的缝隙注视着空中交相闪烁的星星，做着穿过入口的准备。远处，雷特兹城上空的星星忽隐忽现，他也随之若隐若现。入口的另一边可能会有卫兵守卫着，他不知道这个时候自己是否要现身。

在他的世界里，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假如他的弟弟与妹妹告发他是叛徒，卫兵一见到他，就会立刻将他逮捕——或者企图将他逮捕。阿吉瓦不相信哈梓和里拉兹会出卖他，可是各奔东西前，他们两人的神情尖锐地刺痛了他的记忆：对于他的背叛，里拉兹暴跳如雷，哈梓则一脸无声的厌恶。

他不能铤而走险。还有，另一个人临走时的模样长久地萦绕在他的心头，更让他心神不宁，更为鲜活。

卡鲁。

两天前，在摩洛哥，当她撇下他独自离开时，那个回眸让阿吉瓦害怕，他宁愿卡鲁一刀杀了他。令他绝望的不是她的悲伤，而是她的希望。她决然不愿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固执地希望他所做的事情不是真

的。然而，他却那么清楚，一切早已木已成舟、无法挽回。

奇美拉人被消灭了，她的家人也死了。

而这些，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痛苦像一只讨厌的虫子，不停地啃噬着阿吉瓦。他感受得到它的每一次撕咬——虫子的牙齿不停地撕扯、咀嚼他的内脏，自己曾犯下的罪孽如永远醒不了的噩梦。卡鲁可能已经独自飞到被烧成废墟的洛拉迪城，此刻正站在深及脚踝的灰烬当中。那是她的同胞——奇美拉人的骨灰，或许情况更糟，她可能和那个丑陋的、被贬黜人间的天使拉兹古在一起，她会遇上什么事呢？

自己本应尾随他们回到洛拉迪城才对。因为卡鲁还不明白，她回到那个世界早已不再是记忆中的世界了。她会发现，在那里，她既得不到任何帮助，也找不到任何安慰——那里所拥有的，只有灰烬和天使。在从前属于奇美拉人的领地上，挤满了六翼天使巡逻队。幸存下来的奇美拉人戴着镣铐，被奴隶主赶往北方。她一定会被人发现的，谁能认不出她呢？——她一头蓝发，无须翅膀就能飞行，她一定会被杀死或逮住。

阿吉瓦必须赶在别人之前找到她。

拉兹古声称能找到一个时空转换口，因为他是堕落天使的一员，有可能真的能找到。阿吉瓦试着寻找卡鲁与拉兹古的行踪，却最终无功而返，无奈之下，只好掉头朝自己找到的时空转换口飞去。现在，这个时空转换口的入口就在面前。在他飞越高山、海洋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他决定隐身。当然，魔法是不能无偿使用的，所要付出的代价便是痛苦。缴纳痛苦税并不难，阿吉瓦身上的旧伤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痛苦。对他来说，提取痛苦并用来交换隐身所需的魔法，这算不了什么。

就这样，他回家了。

从一个时空进入另一个时空，景色的变化并不太大。尽管在人类世界，撒马尔罕的灯光在远方闪烁，但这里的高山和那里的高山并无二致。这里没有城市，只在一座山峰的顶端搭设了一个瞭望塔，两个六翼

天使守卫在栏杆后面，来回走动。实际上，任何人一眼都能辨认出这里就是雷特兹：天空有两个月亮，一个光芒万丈，另一个却有名无实，几乎看不见。

厄蒂德，是光芒四射的月亮姐姐，她几乎是奇美拉人所有事物的女神——除了暗杀和秘密情人。也就是说，这些事便落在了另一个月亮——埃拉的头上。

一见到月亮妹妹埃拉，阿吉瓦就会浑身紧张。我认识你，天使，她也许会在他的耳边低语。曾经有一个月的时光，他住在她的神庙里，还喝过她的圣泉。当他险些被白发狼人打死时，鲜血还流进了埃拉神庙的圣泉里。

暗杀女神尝过我的鲜血，阿吉瓦心想，不知道她是否喜欢，是否想再多尝一些。

要是你能帮助我，让我知道卡鲁安然无恙，你可以吸光我身上的每一滴血。

恐惧如钩子般拖拽着他，他飞快地朝西南方飞去。随着太阳的升起，阿吉瓦的担心逐渐变成了恐慌，他怕自己到得太晚。太晚的话……什么？发现她死了？他不断地回想着前世的卡鲁——玛德加受刑的那一刻：她的头颅落地的声音、头上的角阻碍头颅从断头台上滚落时发出的咔嚓声。随后，浮现在他脑海里的不再是玛德加，而是卡鲁。尽管她们有着同一个灵魂，但躯体却完全不同，卡鲁的头上没有阻碍头颅滚动的角，只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蓝色发丝。尽管她的眼睛是黑色而不再是棕色，却会以同样的方式变得模糊，她会再次与死神对视。她可能已经走了。再一次，再一次走了，永远地离开了。因为奇美拉人的巫师、卡鲁的养父布里斯通已然死去，无人能使她再次死而复生。从今以后，死亡便彻底意味着死亡。

如果他未能及时赶到那里，如果他未能找到她。

奇美拉人的堡垒，变成废墟的洛拉迪城，这些景象终于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塔楼坍塌，城墙四分五裂，烧焦的骨头随处可见，原有的一切

都化为灰烬。就连城堡上空的拱形铁条似乎也被掰断，被无情地推向了一边。

阿吉瓦觉得心脏简直快要停止跳动了。他在废墟上空飞行，在那片由他一手造成的灰黑色废墟里寻找一抹蓝色，却一无所获。

卡鲁并不在那里。

他在洛拉迪整整搜索了一天，第二天还飞到更为遥远的地方继续搜索。他极度渴望能够获知她的行踪，实在不敢去想她可能出了什么可怕事件。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找到卡鲁的可能性越发渺茫。他见到的每件可怕的事以及自己所犯下的每项罪孽都令他心惊胆战、噩梦连连，脑子里总会不由得浮现出各种画面。他一次又一次地用双手捂住眼睛，试图把那些画面遮住。不，不是卡鲁。她必须活着！

阿吉瓦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卡鲁已经死了。



音讯全无小姐

发件人：苏珊娜 <rabidfairy@shakestinyfist.net>

主 题：音讯全无小姐

收件人：卡鲁 <bluekarou@hitherandthithergirl.com>

音讯全无小姐，我猜你已经走了，所以才没收到我十分重要的邮件。

你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吧？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怪胎，却不知道会是这种结果。你在哪里？在做些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好奇得要命？那里是什么样子呢？你和谁在一起？（阿吉瓦？求你了，告诉我吧。）最重要的是，他们那里有没有巧克力？我猜他们应该没有无线电通信，或许你回来看我们一趟很不容易。希望如此，万一我发现你四处闲逛却不来看我，那我可能会采取极端的做法。我可能会试着做某件事，你知道的，当人们双眼变得潮湿时，他们做的那件事叫什么来着？号啕大哭？

我也许不会哭，但我有可能会用拳头狠狠地揍你一顿，相信你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因为我是个小可爱，揍我就像揍个小毛孩一样吧？

（或者像揍一只毛鼻袋熊。）

总之，这里一切都好。我把装有香水的气球扔到了卡兹的头上，弄得他满身香水，这件事还上了电视呢。我正以我的名义出版你的素描书，把你的公寓转租给盗印者——盗印者的分支机构。我加入了一个天

使崇拜团体，也很喜欢每天例行的祈祷圈。为了能穿上“天启装”，我还去慢跑健身。当然了，我总随身带着“天启装”，以防万一嘛。

让我想想还有什么。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人比以往更多了。我对世人的厌恶简直漫无边际，对他们的怨恨也如同卡通热，一浪又一浪地从我的体内涌出。木偶表演虽然很赚钱，我却越来越讨厌表演，更别提每天还得忍受芭蕾舞鞋的折磨了，那种折磨好像没有明天似的——嘿，如果膜拜天使热是真的，恐怕真的会没有明天吧。

（哇！）

米克非常棒。有一次，我的心情有些不好，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哄我高兴吗？嗯，我对他说过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年，我花光所有嘉年华的票，想赢得步态舞头等奖，因为我很想一个人吃光整个蛋糕。^①不过，我没有获奖。后来才发现，其实我可以买个蛋糕，把那些票省下来参加狂欢活动。那是我这辈子最悲惨的一天。嗯，他为我单独举办了一个步态舞比赛！地板上写上几个数字，配上音乐和六个蛋糕。在我赢得所有蛋糕之后，我们把蛋糕拿到公园，用两个超长的叉子互喂对方吃了差不多五个小时。那是我一生中感觉最棒的一天。

你回来的那天，也将是我最最幸福的一天。

我爱你，盼望你平安幸福，希望你无论身在哪里，也会有人（阿吉瓦？）为你举办步态舞比赛，或者为你做天使男孩儿为他们心爱的女孩儿所做的任何事情。

吻 / 揍你

苏苏

① 旧时美国南部地区黑人的一种娱乐，因对步法及姿势最优者奖以糕饼而得名——译者注。



4



不再保守秘密

“哇，这可真是出人意料啊。”

说话的人是哈梓，里拉兹则站在他身旁。阿吉瓦一直在等待着他们。天色已晚，阿吉瓦正在亚马森海角军营的训练场上进行例行的剑术练习。亚马森海角原本是奇美拉人的要塞，战争结束后，阿吉瓦所在的团队被调到此地驻防。他收起手中的剑，转身面对他们，观察着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阿吉瓦回来时并没有受到盘问。士兵们一如既往地睁大眼睛，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对他们而言，他是怪兽灾星、私生子王子、大英雄，一切都没有改变。看来哈梓和里拉兹并没有向指挥官告发他，或者他的事还没有传到普通士兵的耳朵里。他本应该小心谨慎一些，而不是大摇大摆地回来，因为他并不知道等待他的命运将会怎样。而此时，他的脑子一片空白。

在麒麟洞发现了蛛丝马迹之后，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没来找我们，我的感情会受伤吧？”里拉兹双臂抱胸，靠在墙上向哈梓发问。

“感情？”哈梓斜睨了她一眼，“你？”

“我也有感情，但那并不是愚蠢的感情，比如悔恨。”她白了阿吉瓦一眼说道，“或者爱情。”